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reddish-brown surface, possibly a piece of fabric or a wall. In the lower half, there is a large, dark, metallic, and jagged object that resembles a skull or a piece of armor, with sharp, pointed edges and a complex, organic shape.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highlights on the metallic surfaces and deep shadows in the recesses.

DIABLO[®]

IMMORTAL[™]

本能

由RYAN QUINN
所撰寫的短篇小說

故事

RYAN QUINN

插圖

SANGSŎŎ JEŎNG

編者

CHLŎE FRABŎNI

背景顧問

MADI BUCKINGHAM, IAN LANDA-BEAVERS

創意顧問

MAC SMITH, SEBASTIAN STĒPIEN

監製

BRIANNE MESSINA,
CARLŎS RENTA

設計

CŎREY PETERSCHMIDT

特別感謝

ŎTIS BLUM, JUSTIN DYE, SCŎTT SHICŎFF,
MATTHEW BERGER與過去和現在的《暗黑破壞神 永生
不朽》團隊，感謝他們為聖休亞瑞投入的心血。

BILZARD
ENTERTAINMENT

© 2023年暴雪娛樂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本能

到了黃昏時分，東國王港的人煙便會開始消失。亞洛蒂早已習慣這座城市突然的冷漠，但這份熟悉並沒有減輕她的困擾。

她帶著目的穿行在街道上，但其實更像是走在室外隧道裡。這條傾斜的羊腸小徑一路無限延伸進黑暗之中。在兩側的是用浸濕的木頭建造的房屋，這些木頭被不斷的劈開直到無法再分到更小。如此一來可憐人和窮人的簡陋小屋便完成了。

啜泣大道的住宅很好的將它隱藏了起來。雖然無法看見，但至少亞洛蒂還能聞到大海的味道。怒吼和咒罵自港口傳來。大多數的轉角都是死胡同。可憐的魚兒在不知何處嚙下最後一口氣。真臭。

國王港貧民窟唯一的可取之處就是：沒人會在乎其他人在做什麼。她跟著她的表兄走過滿是黴斑的鵝卵石路，途中保持著一個身

體的距離。

「走快點。」博伊斯碎念道，一邊加快了腳程。他沒有回頭看她，也還是沒說他們的目的地。

博伊斯更為年長及憔悴，是我的血親。而且他還有一個從各個角度都能讓人認出他的大鼻子。他的大衣足夠容納下一把闊劍。亞洛蒂把她的美麗秀髮綁得很牢固。她還戴上了一副醜陋的手套。他們此行是來處理某人的。

在她為國王港的家族所做的事情之中，她最討厭的就是處理人。

要策劃走私是件很複雜的事。不僅要自備送貨的車夫，還要確保他們知道哪些箱子可以開，哪些不能開，和要是被逮到的話要用多少錢賄賂守衛…亞洛蒂很擅長處理細節，但處理太多會害她在一天結束時感到精疲力盡。儘管如此，她分到的報酬其實還挺不錯的。而且要是運送清單很容易處理的話，亞洛蒂也可以在搞定之後提前開溜。她喜歡在夜晚留下難忘的回憶來排解無聊。在今年稍早的時候，她和琳恩喝了個爛醉，然後用牛血在家族的其中一個馬車廂的皮革罩上寫下「施捨」。

隔天早上那個馬車廂看起來煥然一新。沒有人受懲罰，甚至沒人提到這件事。亞洛蒂光是想到博伊斯的老母親，也就是女族長本人的臉龐扭曲的像個螺絲釘，還一邊罵著一連串的髒話，一邊叫清洗女工處理那個罩子，她就能自娛自樂數個小時。

她的共犯，琳恩，已經當亞洛蒂唯一的朋友很長一段時間了。亞洛蒂也說不清楚為什麼她們會認識彼此，但她知道為什麼她們能相處得如此融洽：琳恩有一顆詩人之心。她總是無時無刻地在她的店裡埋頭工作，但她還是會確保她們兩人可以穿著最高級的絲綢出門。亞洛蒂忌妒著她。至少琳恩不是家族的一員。她不用去處理任何人。

通常要處理的只有最糟糕的人。也就是血蛭。他們一開始會先欠債，然後去借錢，再來他們會不想還錢。

而亞洛蒂總是會扮演說客和血蛭周旋。她的表兄們可能會…太過激進，她不僅得在男生們四處搞破壞，把周圍弄得一團糟的時候，和血蛭談還債的日期和數目，還要緩和他們的恐懼。這是幫助血蛭在受傷之前救助他們自己。即使大部分的血蛭都應該要受點教訓。

這整件事，還有其必要性，都讓人感到可悲。為什麼人們不能表

現得正常一點？

博伊斯在諾迦頓帶著路。這裡像一個木造迷宮一樣隨時都有拐角，而石頭會堵住他們的去路。要是有任何人在看，亞洛蒂也會因為窗戶上覆蓋的污漬而無法看到他們。這很合理，大家是故意不清理窗戶的。她深知窗戶的另一邊只會發生醜陋的事而已。

亞洛蒂有點迷茫還覺得有點噁心。她試著和博伊斯搭話。「這次的血蛭是誰？」

博伊斯如往常一樣沒有回頭或甚至是回答她的問題。他消失在一個轉角。

過了轉角後，她看到她的表兄正在擺弄他大衣下的某物。謝天謝地，博伊斯終於在一間棕色低矮房的門前停了下來，這裡是——

亞洛蒂忘光了困擾她一整晚的上千種煩心事。她感覺五臟六腑都在翻攪。她慌張的握緊拳頭。

琳恩的店舖招牌在晚風的吹拂下前後擺動，發出陣陣嘎吱聲。

博伊斯對著她微笑。他的牙齒很髒。

「堅強一點嘛，小表妹。」他說道。「發揮妳的本能。很快就會結束了。」

然後他轉身踢開門



妳怎麼可以蠢成這樣啊？」亞洛蒂對著她唯一的朋友大吼。

亞洛蒂很慶幸看不到現在的自己。她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樣子。一定是唾沫橫飛，青筋在額頭和脖子上暴起，臉色還氣到變成一片酒紅。肯定是怪到慘不忍睹。

他們把琳恩綁在店裡的椅子上，雙手捆綁在後面，然後踹倒椅子，把她按在地板上。只為了讓她害怕。整個店裡原本就亂得一蹋糊塗了。後面牆壁上的織布機纏滿了羊毛堆和兔毛。不同長度的皮革被吊起；裝滿塊狀染料的瓶子被放在角落的桌上；稻草被扔得滿地都是。天花板又矮又下陷，矮到足以讓樓上的住戶撞到頭。

與這片混亂相反的是一個被放置在打開的衣櫃裡，被整齊摺好的

他們還是會用本能的話題來壓她。因此大家都說她缺乏獵人的本能。還有殺手的本能。

高級絲綢。

亞洛蒂指向絲綢。那是家族的貨物。她在房間裡四處揮舞著手指。「這些都是我們給妳的。妳要做的只有準時付錢。」

琳恩無法停下眼淚。她那蘋果狀的小臉蛋因為哭泣而顯得更小了。一條藍色和金色交纏的領巾圍繞在她的脖子上，她還用玫瑰粉和從皮匠那裡偷來的蠟來細心呵護她的紅褐色頭髮。亞洛蒂非常清楚，因為是她幫忙把風的。

琳恩露出懇求的神情。很好。這代表她會服從。亞洛蒂把手放在椅子上，好像是要把她扶起來。「如果你能在一個月內還我們兩百——」

博伊斯打斷亞洛蒂。「要是不能信守承諾，那就不要答應。」他真是個鄉巴佬，連講話都像。

琳恩的表情立馬變得有反抗性。儘管她全身的著地點都被壓在地板上，她還是展現出氣魄。

「去幹你自己吧，尖鼻子。」她罵道。「我希望你媽養的貓把她的眼睛吃掉，然後貓再被惡魔吃掉。」

琳恩不是個鄉巴佬，但她的用字遣詞真的很強烈。她說得也沒錯：博伊斯的母親很糟糕。

博伊斯沉默不語，只是掀開他的大衣並拿出一把雙頭槌。他把染料罐一瓶一瓶的砸碎，玻璃碎片和鈷藍色的紙漿四散在店裡。琳恩發出尖叫。亞洛蒂在玻璃飛濺時摀住了她的眼睛，等安全時幫她確認傷口，看起來是沒有。

然後博伊斯在她的嘴裡塞了條抹布，把椅背轉過來，然後拿著槌子走向桌子。

「住手。」亞洛蒂大喊道，趕在他做出更殘忍的事之前。

「我住手的話有什麼好處？」博伊斯說道，一邊揮舞著槌子。他

來回看著兩人，好像他才是兩人該解決的問題。

亞洛蒂瞥了一眼琳恩的臉：她嘴巴大開、眼睛睜大且眉毛上揚。她被嚇壞了。

「她不會只是還債。等事成之後，她還會暗地裡給你額外一百枚金幣。當作是為造成你的困擾道歉。而且是在一個月內。對吧，琳恩？」

琳恩點點頭。就處理事情來說，這算是一個進展。先向她施壓，然後——

博伊斯朝亞洛蒂跨出又慢又長的一步。槌子被他緊緊攥在手裡。

「我不認為她有學到教訓。我覺得——」他稍微停滯了一會後說道：「她不值得被寬容。」

亞洛蒂的心跳砰砰作響。希望沒人能從她臉上看出這點。她現在必須得同時搞定他們兩人。

「好吧。」她說道。「琳恩會在兩週內還錢。我會親自來討。然後之後的一個月裡我會幫你處理你的貨單。」這是一種妥協。有的時候，妥協也是好事。這能讓對方感覺被尊重。

「你真的是一點本能都沒有。」博伊斯說道，還一邊伸展著他握住槌子的手指。他的語氣聽起來幾乎像在悲傷。

他的母親常常在說關於本能的事，所以博伊斯也受她影響。就算大家知道亞洛蒂有能力可以策劃整場走私行動，他們還是會用本能的話題來壓她。因此大家都說她缺乏獵人的本能。還有殺手的本能。

但其實亞洛蒂兩者兼具。她早已證明過這點。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如果她想搶走我們的生計，我們就該搶走她的。這很合理吧。」博伊斯轉過身，舉起他的槌子，然後看著地板上的琳恩，他的腳把椅子踩得嘎吱作響。

琳恩縮起身子，用被堵住的嘴發出幾聲悲鳴。

「拜託。」亞洛蒂說道。

博伊斯抓住椅子來穩定它。

亞洛蒂知道他在想什麼。本能佔據了上風。

「你這個智障。你要是敲碎她的關節，你到底要她怎麼還錢？她會——」

他重重地砸下槌子。

琳恩在椅子下痛得打滾。從她口中傳出的所有話都變成了難以理解的隻言片語。不只是因為塞口布的關係。是因為她真的忍不住。那實在是太痛了。

博伊斯把椅子扶起來並解開她的時候，琳恩痛得全身顫抖，口水自她口中流出。琳恩的右手關節被砸出一個大洞，鮮血自釘子底下湧出並流得到處都是，雜亂的撕裂傷布滿她的皮膚。她抱緊雙臂前後搖晃。

亞洛蒂不想看著這個畫面。她強迫自己盯著博伊斯——那個連一點汗都沒流，看起來什麼都沒做的男人。

「現在我們什麼都拿不到了。」亞洛蒂朝他冷笑道，語氣盡顯憤恨之情。「比什麼都沒有還更糟，你這白癡。」

博伊斯只是聳聳肩。「她會付錢的。我會讓她賺得比工作幾個禮拜還要快。」他用單手把琳恩朝門口拖去。哀號聲還在從她被塞口布堵住的嘴巴傳來。

他漫不經心的態度讓亞洛蒂變得冷酷。「你要帶她去哪裡？」

他到底在想什麼？把他帶去拍賣行？賣她去當奴隸？就憑她那隻爛掉的手？

博伊斯再度無視了亞洛蒂。「妳不必再替她操心了。」

然後他把一個袋子踢到她腳邊。稻草在空中飛舞。「拿走絲綢還有其他值錢的東西，然後回家。我們明天再談。」

亞洛蒂氣得面目猙獰。她應該阻止他的。不管是打他。還是其他舉動都行。

但他是她的血親。

博伊斯把琳恩拖出店裡的時候，她的眼睛一直沒有從亞洛蒂的身上移開。



亞洛蒂如拆縫線一般穿梭在貧民窟裡。步伐緩慢。行動遲鈍。她的思緒亂成一團。

她從不會在血蛭拒絕配合的時候幫助它們。但琳恩不是血蛭。或

者該說，她不是尋常的血蛭。

沒有人會向家人讚揚血蛭的才能。甚至不會想跟她談場正經的交易。

當血蛭的生計還不錯的時候，妳們兩人沒有穿著華美地去大鬧富人區。放蕩和愛吟詩的個性沒有討好妳。由於夜晚還很漫長，所以太陽是不可能出來了。

妳沒答應血蛭會罩她。而對方也同樣沒有答應過這種事。

也許琳恩覺得她會因為兩人交好而得到家族的特別待遇。也許是亞洛蒂害她這麼想的。

所以這次她離博伊斯更遠了，甚至不在他的視線範圍內。她靠著嗷泣大道上四散的破木屋前行，直到貧民窟的道路再次變得筆直。亞洛蒂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化為一名漂泊者，而非獵人。當博伊斯和幾個黑衣人碰面，並把某個黑色布袋塞進貨車裡的時候，亞洛蒂正好趕到。他現在是帶著目的的漂泊者。

她表兄的貨車在骯髒的鵝卵石路上行進，由南至北。一台貨運馬車加四個人，這是運送的標準配置。看來他們的夜晚會比琳恩的還要漫長。

但他們正駛離港口。好險他們不是要送她到苦沼島。

亞洛蒂一刻不停地跟著博伊斯的手下，他們那掛著華麗藍綠色旗幟的馬車穿過總是門戶大開的北門進入了山間小徑。她潛伏於黑暗中，這裡已經沒有貧民窟的破房可以躲了，只剩下貓頭鷹的鳴啼聲。他們火把上的微弱火光帶著她遠離了小徑進入叢林，大海的味道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濃烈的土壤腐敗味。

她在這裡靜靜等候。她要讓他們先行一段路再跟上。亞洛蒂大概已經猜到他們要去哪裡了。

家族在索特伍德森林中林木最稀疏的地方有一間驛站，那是用來在重新上路之前更換車夫和貨物的地方。亞洛蒂已經多次走到過那裡了。

驛站被藏得很隱密，就正好位在林冠開始變得茂密的地方。博伊斯在一個大型四輪馬車裡清理他的雙手，另外兩輛馬車則在前方不遠處。三台馬車都被蓋上素色皮革罩，後方敞開但內部無光，他們把貨物藏在裡面。

亞洛蒂可以聽到馬在喘息和踩踏的聲音，還有車夫低沉的交談

聲。她在森林裡壓低身體，手中不時會碰到蟲子和苔蘚和糞便。灌木及刺藤不停扎著她的皮膚。

博伊斯和他的手下——平頭拉克倫和另外兩個大老粗突然轉身向著她走過來，手裡還握著沉重的棍棒和能用來充當棍棒的火把。她想起來，一些家族成員是從刀刃幫跳槽來的。

他們總是面容不悅且一言不發。通常交接貨物的人脾氣都很差。要是沒有其他事的話，他們只會討論要怎麼花錢而已。而他們現在正用比剛剛行進還快的速度走過來，他們的頭像地鼠一樣轉動。彷彿要把身後的地方摧毀殆盡一般。

亞洛蒂盡全力保持靜默。當他們的火把越來越近時，她能感受到全新的痛楚席捲全身。火把照亮了黑夜。他們會在草叢裡找到她。

她看著博伊斯。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他是血親，但也不是無敵的。他的眼裡大部分是黑色瞳孔，那不過就和柔軟的果凍一樣脆弱。他的喉嚨纖細到都不太能碾碎。要是她有想到要帶暗器，像是尖銳的木棍，甚至是一手從店裡撿來的碎玻璃都行。

他徑直走向她。亞洛蒂握緊拳頭，膝蓋彎曲。要是他們找到她，她希望能搶先出手。

然後呢？關節被砸碎。被賣去當奴隸。博伊斯說得完全沒錯：她沒有本能。她只是假裝她有而已。

或者是她根本沒專心在聽。他被分心了。這讓他無視了她，讓他剛好不會過來——這是個好機會。本能發揮作用了。

亞洛蒂悄無聲息地往地面更近了一點。

博伊斯的手下們快速且果決的從她的藏身處旁邊走過。火把的光亮漸行漸遠。她發現自己被包覆在足以呼吸的暗影中。在前方，三輛馬車嘎吱作響，領頭的馬匹在鞭子的抽動下開始向前行進，馬蹄踢得塵土飛揚。

要是太快出去，會被家族發現。但要是馬匹提高速度，她就跟不上了。

她依舊沒有看著博伊斯的手下，僅是想像著他們還沒有背過身來繼續向後走，亞洛蒂潛伏到了最近的車廂下。她屏住呼吸，祈禱馬匹的臭味和布滿全身的森林腐臭不會害她咳出聲來。

每一個車廂前面都坐著一位手持鞭子的車夫，他們的兩側還插有一對火把。他們擺弄著鞭子，向其他人發號施令。哨聲。吼聲。此

也許本能的好處就是能 讓人無視後果。

起起伏。領頭馬匹開始奔馳了起來。

也許本能的好處就是能讓人無視後果。

亞洛蒂開始衝刺。她成功踏上車廂後面的台階，一個翻身就把自己托進了裡面。她的腹部大力著地，感覺身邊有風吹拂過。

多虧亞洛蒂正氣喘吁吁的休息，她才沒有注意到車廂裡的慘狀。



車廂內部只能用悲慘來形容。身體被放做堆，跟牆壁擠在一起。半死不活且穿著破舊灰色衣物的人們，就像兔毛一樣被綁在鐵棍上。有些人打著赤腳，腳掌已支離破碎，紫色瘀青布滿下半身，又或者他們的手被敲得粉碎，連指甲都搖搖欲墜。大部分的人都有戴眼罩，而所有人的嘴都被塞住了。他們的頭只能在恍惚間隨處倚靠。一絲火把的亮光從上方照射進來，他們比起人類更像是一堆剪影。

博伊斯的母親——乃至整個家族，也包含亞洛蒂，運送過很多東西。很多他們不該運送的東西。但這已經脫離她的認知範圍了。

亞洛蒂吸到一口她不願吸到的空氣。

她沒法起身，不只是因為在她胃裡翻湧的噁心感。還有馬車高速移動的關係。馬匹拉著他們徑直向北方前進，周邊的樹木也越來越茂密了。在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話，就會連馬車都無法通過了。他們到底要去什麼鬼地方？

亞洛蒂焦急地查看這些人的臉，同時還避開了那些看回來的無神雙眼。她一個人也不認識。他們大概只是血蛭而已。裡面肯定也沒有她的血蛭。

她感到焦慮，感覺就快哭出來了，但她的本能不讓她這麼做。突然她感覺喉嚨裡糾結成塊。

琳恩就靠在後面，她的身後幾乎只有兩個囚犯。她閉著雙眼，身

體被綁住，嘴巴也被堵住。她靜止不動。

亞洛蒂撐起身體呈蹲姿。「噓。」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對這些乘客低語。連說話都不算。她只能聽到自己的聲音。她輕拍著自己來強調她的目的。

「幫我過去她那裡。我就會救你們。」她真的打算幫助這些可憐蟲嗎？有什麼差嗎？

只有一聲緩慢的呻吟。還有從牆邊傳來恐懼吸氣聲。亞洛蒂不確定他們有沒有聽到。或有聽懂。

她盡可能地把低語變得能讓人理解。「別出聲。」

亞洛蒂一點點地向前進，感受手的每個動作，深怕會碰到他們的殘缺肢體。來到接近車廂前面的位置，她看到琳恩的眼睛正在抽動，隨之而來的是滲入全身的安心感。

琳恩的眼睛很腫。但她還是看了過來，亞洛蒂在她的雙眼裡看出認同。亞洛蒂發現她沒有被下藥——這是遲來的額外貨物才有的好處。但她嘴裡的塞口布被換成皮革製的，且她的雙手都被牢牢地綁在柱子上。

她的右手嚴重扭曲，長出了紫黃色的駭人膿包。她的手肯定爛掉了。大概連醫者都沒輒了。想讓手臂動起來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樹葉和樹枝在車廂的兩側刮來刮去。森林越來越茂密了。亞洛蒂謹慎地取下琳恩手上的繩子。再來要解開她的腳，然後是塞口布。這樣就能逃跑了。

亞洛蒂一邊試著解開琳恩的束縛，雙手也止不住地顫抖。就她能控制雙手的程度來看，彷彿這根本是別人的手。至少醜陋的手套把她的汗水吸收了。但上面的繩結實在太多了。沒有太多施力點。她浪費了太多時間。

受挫折所影響，她試著解開琳恩完好的那隻手的繩結。琳恩嘴裡發出嗚咽聲，她的雙眼緊閉，驚恐的喘著粗氣，每分每秒都受劇痛折磨。

然後亞洛蒂聽到車夫在大喊，馬車開始慢下來。她焦急地拉著琳恩的束縛。

她們頭上的微弱火把亮光消失了。有人從駕駛座跳到森林地上，發出泥土的撲味聲。亞洛蒂把身體藏到車廂後面，但前面傳來的腳步聲很快，伴隨著馬匹被解開的聲音。他們發出沉重的腳步聲。車

外面的哭喊聲開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濕潤且低沉的咕嚕聲。亞洛蒂能聽到瘋狂的亂扒聲，還有一個撕心裂肺的吶喊，然後歸於靜。

夫們在逃跑。

沒有人進到車廂裡。她們被拋棄了嗎？

琳恩試著用被堵住的嘴說話。跟她那麼熟了，她一定是在自嘲那條爛掉的手臂。看起來真美，不是嗎？或者她會表現得很生氣。她有權生氣。

亞洛蒂解開她那隻完好的手，然後把塞口布拔了出來。

「他們不是要把我們運出去。」琳恩低聲說道，語氣微弱。「我們只是誘餌。」

車廂之外，亞洛蒂聽到同時從四面八方傳來的木材斷裂聲，還有迴盪在整個森林裡的斧頭揮動聲。

驚恐的慘叫聲不絕於耳。隨之而來的是合聲。



一分鐘的時間彷彿過去了一個小時。外面的哭喊聲開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濕潤且低沉的咕嚕聲。亞洛蒂能聽到瘋狂的亂扒聲，還有一個撕心裂肺的吶喊，然後歸於寂靜。

她體內的本能畏縮了。所有的念頭都融入了恐懼中。她感覺呼吸在灼燒。她幾乎連動都不能動。她能做的只有顫抖。

只有一隻手能動的琳恩，一言不發地處理著她腳上的束縛。她的行動很緩慢，比即將到來的死亡還要慢。她自己絕對無法掙脫。

那些囚犯開始回復意識了，他們慢慢地環顧四周，試著把自己從柱子上拉下來，同時還要解開手上的繩子和浸滿汗水的皮革綁帶。

亞洛蒂肯定是車廂裡唯一一個雙腳自由的人。她隨時能逃跑。琳恩抬頭看向她，眼裡帶著疑惑。和質問。她有權這麼做。

當亞洛蒂蹲下來把拇指塞到琳恩腳下的束縛時，琳恩只是點頭示意而已。在沉默中，她們合力嘗試解開束縛。直到某個重物在泥土上緩慢拖行的聲音傳入亞洛蒂的耳中。那是皮膚撕裂的聲音。這是在把繩子拉過琳恩的左腳時，腦中唯一的想法。

直到馬車前方被撕成兩半。

炸裂的木頭碎片四散在她們的周遭。亞洛蒂向後爬了幾下，連帶拉著琳恩完好的那隻手。

馬車傾斜了。有三個囚犯消失了，他們被暴力地從柱子上肢解下來，並被拖入了黑暗中。尖叫聲同時從四周爆發出來。

亞洛蒂瞄到一眼布滿髒污的牙齦和一排排的牙齒。一條鋸齒狀的紅黑色觸手在殘骸裡蠕動，抓住了她的肩膀。她痛苦地把自己跟那東西拉扯開，然後它又馬上抓住另一個囚犯並消失在視野中。亞洛蒂沒空管其他囚犯，她只能托著琳恩向前。她們從彎折的車廂後方慢慢地爬出來。

琳恩踏著孩童般的步伐，她腳上的束縛導致的麻木讓她只能一瘸一拐地前進。她們蹣跚向前時，亞洛蒂感到肩膀隱隱作痛。她們被困在了兩人都不認識的森林深處。亞洛蒂能看到她身後被摧毀的三輛馬車，血光四濺，鮮血像黏稠的蛋黃一樣遍布四周。一支還頑強地燃燒的密室火把像蠟燭一樣聳立在一輛馬車殘骸上。

家族用來獻祭的人體四散在後方。鮮紅的黏稠內臟從他們體內流出，並像提線木偶的線一樣匯聚成一串。這些人有的死，有的半死不活，有的則還活著。他們集體在地上痛苦的打滾，配合著其他人的動作和聲音。

心有餘悸的亞洛蒂沿著土壤拖動琳恩，用本能允許的最快速度向索特伍德森林更深層的陰影走去。



有某種怪物雙爪帶血的潛伏在索特伍德森林裡。由於身體緊貼

地面，它行動的時候宛如耳語般寂靜。

連把月光阻擋在外的樹木都無法阻止牠的行動。牠的眼睛生來就是要在黑暗中發揮作用。

如往常一樣，怪物停留在放置了數小時的遺骸邊，那是兩具傷口怵目驚心的屍體，上面的皮肉被尖牙利爪給撕碎。他們身上剩餘的皮膚帶有尖刺，跟過去的樣子不同。

屍體躺在紅褐色的泥土上。兩具皆靜止不動。這點很重要。

怪物用爪子戳著屍體，然後用拳頭貫穿其中一具。牠不斷掏著屍體，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屍體依舊保持靜止不動。

然後牠靠近另一具屍體。重複一樣的动作。

這具屍體的脫臼下顎大開，黏液殘留在他的唇齒間。屍體突然像隻垂死的蟲子對著怪物扭動四肢。就算變成這樣，牠的攻擊依舊強力。如剃刀般的利爪從屍體的皮膚下鑽出，並刮在怪物的表皮上，但這並沒有任何作用。

怪物把牠的身體扭斷。在一個清脆的聲響後，屍體便不動了。屍體的雙眼凹陷，從體內流出了紅色的分泌物。儘管剛才還在暴亂，現在卻像從未有過生命一樣。

怪物站起身來，無視了甜美的霧氣和腐敗味，牠有了新的發現。牠的目光落在四散的足跡上，一路向森林最茂密的東邊延伸。怪物停下來趴在地上，嗅著氣味。

還有兩人。都散發著鮮血的香氣。

看來狩獵還沒結束。

暗影纏繞在怪物身上，然後牠便消失了。



亞洛蒂和琳恩在夜色中逃離那些東西。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她們越是前進，周遭的樹林就變得越是茂密。

亞洛蒂用雙手操縱著琳恩。而她則被本能操縱。兩人都無法控制自己。

她們感覺已經跑了數個小時，途中還一直被灌木叢發出的聲響

和濕漉漉的野獸咆哮聲所驚擾。亞洛蒂脖子上的汗毛一刻不停地豎起。就像是她們一直在被監視一樣，但她也沒辦法得知是怎麼回事。或是被誰。

每隔幾分鐘，她們就被迫停下來。琳恩會需要慢下來休息片刻。否則她就會在亞洛蒂扶住她之前倒下。這次，她手上被包紮好的傷口開始出血了。

「妳覺得牠走了嗎？那個…東西？」琳恩問道。她倒在草叢裡，試著讓呼吸保持安靜。

「我們要帶著牠還沒離開的想法前進。」亞洛蒂說道。

琳恩只是蜷縮著並拉扯手上的臨時繃帶，好像這樣做會有什麼幫助一樣。

「還不算太糟。博伊斯還幹過更狠的事。」亞洛蒂說道，一邊扶著她起來。

「現在才想到要幫我是吧？」琳恩一邊從灌木裡起身，嘴裡不忘嘲諷道。

「我這不是來了嗎？」亞洛蒂說道，用盡全力想讓她們繼續向前。「要是我知道早就告訴妳了。」

琳恩沉默不語。

妥協偶爾是好事。她又試著解釋。「要是我做了什麼的話，他們可能早就把我們兩個殺了。」

琳恩盯著她，眼裡充滿驚愕。也許是為自己沒查覺她到底蹺了什麼渾水而生氣。但也許是對亞洛蒂放任她這樣而更生氣。

「話說，通常聰明人都會準時交錢。」亞洛蒂試著不要把批判說得太露骨。但沒有奏效。

琳恩把她推開然後自己走。速度甚至比剛才還慢。

「而妳從來沒感到人生停滯不前，對吧，亞洛蒂大小姐？」琳恩開始回嘴。「已經好幾個月沒人想來啜泣大道了。我想從富人區那裡接訂單。但整個流程就是這麼慢。」

撇除自己的意願，亞洛蒂感覺本能正在翻湧，刺激她去贏下這場爭吵。「所以你決定讓我們幫妳背債？」

「我們？」琳恩感到難以置信。「你也知道他們多有錢。妳每次都跟我抱怨他們是一群人渣，那妳又為什麼要管我需要幾個星期？」

「我沒有管妳。」亞洛蒂說道，意識到某事。她故意輸掉這場爭

吵。至少這是琳恩應得的。

亞洛蒂跨過一些奇形怪狀的樹根想幫助她。「要是他們要來砸爛妳另一隻手的時候，我會先警告妳。」

琳恩只能一臉悲慘的看向她。「妳沒資格開玩笑。」

亞洛蒂說得太過火了。離這件事連一個晚上都還沒過去。

「至少也要在我先自嘲個幾次之後才行。」琳恩傻笑著。「最好還要有聽眾。」

森林變得更安靜了。她們兩人姑且緩慢地向前走。保持相同的步調。



在這一小時內，她們沒聽到追逐的聲音也沒看到任何活物。森林好像停止了窸窣聲，但好像沒有任何黎明到來或森林變稀疏的跡象。她們兩人都在發抖。

在遠處，亞洛蒂聽見一個她認識的聲音。一匹垂死的馬，滿嘴鮮血的嗚咽著。當她們靠近的時候，她看到馬的肚子被開了一個大洞。琳恩別過頭，並用完好的手遮住她的臉。

亞洛蒂扶她去靠在一棵橡樹上，隨即去馬的周邊尋找可用的物資。她帶著一支火把和打火盒回來，然後讓琳恩靠上自己的肩膀。「妳要…？」琳恩問道，並沒有說完她的問題。

亞洛蒂無視了她。她們快速的離開這個地方。

她曾看過車夫殺死馬匹。這是件令人難過的事，尤其是在看過牠們眼中的信任後。但至少她不會感到悲傷。扭曲的人體在馬車旁邊扭動的畫面，他們像木偶般的動作…讓她難以忘懷。

要是動物在這裡垂死掙扎發出聲音的話，就能分散那東西的注意力。不論是什麼東西在狩獵她們，也可能去狩獵其他獵物。

她轉向相反的路，帶上琳恩向南方前進。應該說是她希望是南方的方向——厚實的樹冠把星星都遮住了。顆粒狀的潮濕土壤開始變成石頭，花崗岩的碎片刮在她的鞋子上。琳恩更容易被絆到了，她的呼吸沉重，頭朝下的行走。亞洛蒂自己也被絆到了幾次。她們

她曾看過車夫殺死馬匹。這是件令人難過的事，尤其是在看過牠們眼中的信任後。但至少她不會感到悲傷。扭曲的人體在馬車旁邊扭動的畫面，他們像木偶般的動作…讓她難以忘懷。

在黑暗中的步調緩慢，但索特伍德森林開始變得稀疏，緩慢而確實地，直到她們差點撞到一面牆壁。

她們靠在一塊冰冷且長滿苔蘚的花崗岩上。一個門戶大開的洞窟就在她們的不遠處。是避難所。

安心感湧上亞洛蒂的心頭。一直被監視的感覺消退了。

亞洛蒂把火把放在乾燥的石頭上，蹲在上面打開打火盒。她開始敲打燧石，然後對著一團亂糟糟的火種吹氣。雖然手法有點讓人尷尬且稱不上完美，但這不是第一次了。火把燃起烈焰。

「妳不會是認真的吧。」琳恩說道。但她渾身顫抖。她的語氣是疑問，而不是譴責。她希望自己的猜想是錯的。

「難道妳想要走到我們倒下嗎？」要是沒東西可以跟蹤我們，會安全一些。」亞洛蒂如此解釋。她示意琳恩往前。

她們走進洞窟裡，亞洛蒂將火把高舉過頭，用來照亮洞窟的牆壁。她們現在只需要找到一個能讓她們撈到日出的開放區域。她們加快腳步，渴望獲得第二次機會。

火把就是她們的指路星。她們在前進時，亞洛蒂能感受到火把碰到洞窟的頂部。她想高舉火把來讓亮光能傳遞得更遠。

「我們還要這樣多久？」琳恩氣喘吁吁地問道。因為恐懼的消退，疼痛趁虛而入。

亞洛蒂的喉嚨乾到她必須先清兩次才能回答她。「我們得深入到要花一點功夫才能出來的程度。到一個寬敞且可以盯著入口的地

方。亞洛蒂自己也不太確定。她只是想聽起來確定而已「然後我就能保持火把點亮，守著幾個小時。這樣妳就可以休息了。」

她們離開了身後有月光照耀的隧道。洞窟的牆壁非常潮濕，石頭後面偶爾藏著的水珠讓她的手打滑。亞洛蒂確實對睡在這裡的地板沒有什麼太大的期待。但她們必須撐下去。琳恩必須撐下去。

有某種東西和她們後面的洞窟牆刮出聲響。

「噓。」亞洛蒂把火把向後轉，盡可能掃視整片區域。她沒有在黑暗中看到任何東西靠近。但聲音確實是從她們剛剛走過的路傳來的。

她們往後退，向洞窟深處的通道走去。前方分成了兩條路。

亞洛蒂決定向左，確保琳恩在她前面，幾乎是推著她前進。

又遇到一個黑暗中的迷宮。她們走到一個轉角，右轉之後，亞洛蒂意識到她們繞了一大圈。她們又回到原路了。

一個如斧頭前端碰撞石頭的聲音在洞窟裡迴響。

亞洛蒂整個人都深陷在恐懼中。她站立不動，指示琳恩往右邊的通道走去。這是她現在唯一能做到的事。琳恩回看向她。又往前看。然後開始向前邁步。現在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

那東西沒辦法包圍她們。亞洛蒂往另一條通道去。

她盡可能用雙手把火把舉高，小心地避開潮濕的牆壁。她不想看到那個能把馬車撕碎的生物。但想生存下去就必須得看到。

亞洛蒂能短暫聽到琳恩的呼吸聲，然後聲音便遠離了。刺耳的摩擦聲跟鏗鏘聲都消失了。要不是她那就是琳恩會看到那東西。亞洛蒂跟著火把的亮光走在新的路徑上。直到她發現牆上的水珠變得不一樣了，於是她稍微停下來確認。

這些水珠閃閃發光，反射出比她的火把還要鮮紅的亮光。

亞洛蒂別過牆壁，某個惡魔正看著她。觸手從牠的軀幹上像肚臍一般伸出。牠那黑色牙齦的嘴裡長滿尖牙和很多舌頭，每一條都被鯊魚般的尖牙所覆蓋。

牠的眼睛如同毫無憐憫的空洞，但絕非盲目無神。太銳利。太像人類了。百年前可能還是高級錦緞的破爛布料纏在牠的腰上。她曾在博伊斯母親的家裡看過類似的衣物。那是從他們的祖輩傳下來的。

對她們家族事業的恐懼席捲而來。亞洛蒂深知她們的事業會製造受害者。但她根本不認為把人類賣給這個東西有什麼人道依據。為

對她們家族事業的恐懼席捲而來。亞洛蒂深知她們的事業會製造受害者。但她根本不認為把人類賣給這個東西有什麼人道依據。為了金錢？防止牠因為飢餓而吃人？還是血源的義務？

了金錢？防止牠因為飢餓而吃人？還是血源的義務？

亞洛蒂發瘋似地拿火把刺向牠。火焰是屬於聖光的武器。她大力揮舞兩次火把，然後向前衝出，將火把朝怪物伸去，試圖盡量保持和牠的距離。

牠沒有因為烈焰在牠的臉上發出嘶嘶聲而退縮或後退，牠只是斜眼看著她。然後牠把火把拍飛，用牙齒把亞洛蒂的喉嚨撕碎。

亞洛蒂慢慢倒向地面，像一顆沉入池塘的石頭。她喘著粗氣，沒辦法讓空氣進到該去的地方。

在掉落火把的照耀下，亞洛蒂看到在另一條通道一瘸一拐的琳恩。

那個生物轉過身，將兩條觸手像鞭子一樣揮出，接著琳恩大叫著倒下。

觸手將她拉近。怪物靜下來開始進食。

亞洛蒂的頭泡在黏稠的血池裡。全身都麻木不堪。她想要轉過身，但她做不到。

黑暗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吞噬她。



終於，獵物停下來進食。失去戒心。

怪物看著馬車上的兩個倖存者吵鬧地穿過森林。在洞窟的入口，比較高的那個點燃了火把，發出指示。

同時怪物也在盯著牠的獵物。那是一隻古老的吸血鬼，身上依舊留著牠還是人類時的財物。牠很聰明，會和國王港的人分享獵物——遠離視野、交易財物及加快瘟疫的傳播。

吸血鬼會受慾望驅使。牠不知何謂節制。也無法接受被拒絕。牠會找出倖存者。

牠的行動很敏捷。怪物不想和牠在開放的地方戰鬥。

但那兩個倖存者已經進洞窟了。害她們自己成甕中之鱉。提供給吸血鬼機會。

鮮血的香氣從洞窟的入口處傳來。

這讓薩伯狄亞恢復了神智。

他很高，有著鷹勾鼻和批散的白色長髮。他的臉方正且寬，儘管蒼白但卻有著最明顯的詛咒印記——深邃的鮮紅雙眼，旁邊遍布著網狀的黑色血管。

薩伯狄亞穿著拋光過的護甲，上面的裝飾如同古老的卡基城法庭。在腹部周圍水平鑲嵌著精良的赤紅鋼板。一個綁在鎖鏈上的安瓶嚴實的裝在他的頸甲上，小瓶子裡裝滿了青色的河水。那是在他為了獨自引開野獸群而被包圍，差點因此失去性命的地方裝來的。饒恕他人——這是他從小就學到的至高善舉。

那身笨重的裝備對在索特伍德森林狩獵來說有點不切實際。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在森林裡迅速且安靜地移動的話。在數十年間，他一直是作為聖環會的一名血騎士而行動。他發現他很難改變他的種種行為，它們已經偏離了他的誓言。吾之餘命，將用於擊退黑暗。

每當他踏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他都能找回一點誓言的初衷。很少人能說到做到，尤其是在受苦痛所折磨的情況下。薩伯狄亞曾斬殺過被詛咒的戰友以及殺死無辜百姓只為阻止腐化蔓延。他日後的生活只會變得越加凶險，為此他必須保持靈魂如寒冰一般冷漠。永不屈服。

薩伯狄亞在夜晚的空氣中無聲的低語。陰影向迷霧一樣壟罩在他身上，讓他的脛甲不會因為跟石頭碰撞而發出聲響。

洞窟內的尖叫停止了，但薩伯狄亞還是可以聽到吸血鬼進食的刺

耳嘎吱聲。他快速的在洞窟中穿行，不需要亮光的指引。

隧道變窄了，刺耳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大。幾乎是要蹲下來前進了，他終於看到彎下身子的吸血鬼，觸手纏繞著牠的其中一個受害者，像七鰓鰻一樣黏在她的身體上。

薩伯狄亞沒料到馬車上有人能倖存，連這兩人也是。但若是她們的死能為討伐吸血鬼帶來優勢，那他在旁觀察並等待時機就是正確的選擇。沒什麼比了結他的威脅來得重要。

薩伯狄亞可以隱蔽他的行蹤，但無法遮蓋氣味。吸血鬼轉身看向他並跳了起來，用布滿尖牙的舌頭發出嘶聲。

一把紫黑色的暗影長槍在薩伯狄亞的手上顯現出來，然後他用全力將長槍擲出。在吸血鬼有辦法避開前，長槍扎實的命中目標，穿透了牠的喉嚨。牠的觸手暴起，著急地想驅散吞噬牠冰冷肉體的暗影。

在薩伯狄亞的內心深處，詛咒正因為看到獵物受傷而欣喜若狂。他壓制住了這份衝動。

薩伯狄亞邁開沉重的步伐向吸血鬼走去，彎腰曲膝，戴著手套的手裡還握著一把長矛。他不想聞到從牠的傷口裡流出的腐敗之血的氣味，他必須在牠自癒前盡快殺死牠。他向前突刺，快速地在牠的胸口鑿出兩個坑洞，接著繃緊身體使出雙手揮擊——

四條鋸齒觸手突然纏上薩伯狄亞的脖子和手臂，撕扯著他的血肉。這份痛苦比他過去所經歷過的還要嚴重——數以百計的吸血鬼小尖牙吸食著他的血液，讓傷口的灼燒感像野火一般蔓延。隨著吸血鬼的觸手收縮，薩伯狄亞的長槍從他的手中脫落。他能感覺到自己正在被撕裂。

觸手在他的體內肆虐。薩伯狄亞溶入了一灘血池之中。

吸血鬼停了下來，發出嘶聲，雙手還在揮舞。它向前趴下，觸手像手指一樣對著空氣戳刺。然後牠又貪得無厭的轉回去找牠的受害者屍體。

一池鮮紅的水窪從牠身後湧出，形成一個不規則的人形物體。長槍也一併冒出來，薩伯狄亞一邊重新構成手指一邊握住它。他的人類型態隨著血液退去而完成，他跳向吸血鬼的後背。

薩伯狄亞在他不斷捅向那個生物的後背時盡量不去看。但他還是控制不住自己。三個洞。四個。五個。有某種東西為吸血鬼身上

對稱的傷口，還有覆蓋在薩伯狄亞身上的紅黑色膿汁而感到欣喜若狂。他享受著出擊的快感，將他的敵人打得體無完膚，還一邊承受對方那軟弱無力的反擊。

直到一條觸手刮到了薩伯狄亞脖子上的紀念品，並把頸甲上的鎖鏈扯斷。這隻吸血鬼在過去也曾被血騎士狩獵過。牠知道。

薩伯狄亞跌至地面，在他的珍貴紀念品摔碎在石頭前接住它。吸血鬼的肢體包圍著他，但真正讓他困擾的是詛咒。薩伯狄亞的皮膚開始擴張變化，他放棄抵抗了。他的身體變成足以匹敵吸血鬼力量和飢餓的巨型血肉怪物。

怪物把獵物撕成兩半，扯下牠的觸手和一隻腐敗的手臂。用牠那由手掌轉化而成的血爪撕扯著牠。

獵物的全身沾滿血汗。在地面上扭動身體。牠試著要逃離。但這是不可能的。

怪物揮出憤怒的爪擊，一遍又一遍，絲毫沒有要停止的意思。

薩伯狄亞像狗一樣晃著他的腦袋。他感到雙手傳來陣陣的劇痛。在所有能讓他回復理智的嘗試中，痛苦是最有效果的。他把洞窟的牆壁抓個稀爛，用力到把岩石挖出了一個深坑。

吸血鬼被撕爛的半邊血肉就踩在他的腳下。另一半則不見了。

血跡朝洞外離去。牠逃走了。

他嘖了一聲，又往牆上揍了一拳。吸血鬼的行動比他還快，很明顯牠知道他的底細。他還是能試著追上牠。要是現在就開始追的話，也許——

地上其中一具女屍突然開始抽搐。然後過了幾秒後，另一具也開始了。跟往常一樣。

動作整齊。

她們之前是什麼關係？大概是姊妹？從她們稀鬆平常的對話方式來判斷，應該是情人？

他是來殺吸血鬼的。為阻止牠的詛咒擴散。

但詛咒還是擴散了，就因為他的選擇。因為他的缺乏克制。還有在他拿起長槍之前就存在許久的他的詛咒。

至高善舉是什麼？是最好的補償嗎？

身型較小的棕髮女性很喜歡找刺激，還擁有很適合她的愉悅態度。就算世界不承認她，她也堅信自己的價值。

另一位有美麗秀髮的女性。她看起來——很高傲。甚至到了有點狂傲的地步。但他也看過她為本能掙扎的樣子。她知曉自己的殘酷，並能同時利用和背棄這份特質。

另一位有美麗秀髮的女性。她看起來——很高傲。甚至到了有點狂傲的地步。但他也看過她為本能掙扎的樣子。她知曉自己的殘酷，並能同時利用和背棄這份特質。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他把長槍和紀念品放在地上並跪在她們身前。



亞洛蒂在發抖。她渾身止不住地顫抖。她的身體想要移動，從她的思想和心靈中解脫，她的四肢毫無章法地胡亂揮舞。她的視線被遮住了，只能透過小孔洞來窺視黑暗。

幻象在她的眼裡打轉。一位白髮男子，他的護甲上布滿血跡。

「妳要死了。」他用毫無感情的語氣說道。他的口音很陌生，語調平靜而迅速。「牠的詛咒汙染了妳。異變會比妳想得還要糟糕。」

他拿著一個裝有青色液體的小瓶子，並在她頭上打開。在迷霧和黑暗中，他的動作令人感到流暢而緩慢。「我能給予妳安寧。」

她想點頭。但她的身體卻動彈不得。

「或者我可以給妳時間。數年。數十年。或更久。」

亞洛蒂感覺自己的身體正朝遠方飄去。她幾乎快聽不到他說話了。但他說的話引起了她的注意力。

他繼續說，提高了他的音調。「這個過程會很艱苦。妳要接受訓練，然後去狩獵。最後妳會作為怪物，比奪去妳生命的吸血鬼還要狼狽地死去。妳的結局不會因為妳消滅多少邪惡而變好，也不會因

為妳做的善舉而有所回報。」

妳所做的善舉。她試著尋找琳恩的下落。沒有成功。

突然其來的話語讓她無言以對。「如果妳願意過上這樣的生活，那就宣誓吧。以妳的鮮血起誓。」

亞洛蒂無法說話。無法動彈。她用眼神回應他。



儀式很匆忙。他一邊吟誦一邊用瓶子裡的水為她洗禮，洞窟裡的黑暗如同活物一般將手指伸入亞洛蒂的雙眼。她的意識游離，她有時說話，有時傾聽，但她只記得一些片段。

要站起身比想像中還困難，但她還是站了起來。還有呼吸。用舌頭在牙間掃過。還正常。感受一下脈動。鮮血還在鼓動。她看向坐在她不遠處，翹著腳的白髮男子。

在他們之間有一小攤的露水。亞洛蒂意識到她可以在黑暗裡看清。她自然而然地如往常一般看向她的倒影。

她脖子上的傷被簡陋地縫起來了。她的雙眼散發著如紅寶石般的亮光。眼睛周邊還被墓土顏色的微血管包圍。

她感受著不可逆轉的變化所造成的痛楚，然後接受它。第一個需求就是活下去。第二個——

琳恩像被人拉拽一樣坐起身來。她的雙手無力地垂在身體兩側。她的臉色一片蠟黃。尖刺從她脖子和手臂的皮膚上鑽了出來。從她的嘴裡發出一種動物的喉音。

不知怎地，亞洛蒂感到前所未有的虛弱。

「妳對我做的事。」亞洛蒂結巴著向薩伯狄亞說道：「也對她做。一定要。」

薩伯狄亞搖了搖頭。「詛咒已經侵蝕太深了。她很快就會變成吸血鬼的奴隸。我很遺憾。我只來得及救妳們其中一人。」

亞洛蒂腦中剩下的只有該如何救她。他已經說過了。他早已許下了諾言。

「如果…如果我們殺掉那隻吸血鬼，她能…」她的聲音聽起來比

她記得的還沙啞，彷彿她的喉嚨還沒治好一樣。

薩伯狄亞打斷她。「等到異變開始深入的時候，就沒辦法阻止了。」

亞洛蒂感覺不太舒服。眼淚不自覺地從眼角流下，這些液體總是像這樣無意義地流出來。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選她？」

薩伯狄亞別開頭。「我們的道路很艱苦，而妳必須在這條路上保持自我。若妳忘了妳的身分——就算只有一瞬間，妳也會無法回頭。在他轉過身背對她時，他的眼神透露出一絲滄桑。「我能感受到妳的覺悟。至少妳，還有機會。」

她走向琳恩，後者和在馬車那裡的屍體一樣如木偶般扭動。她試著用不受控制揮舞的四肢靠近亞洛蒂。一邊發出不能稱之為話語的聲音。

亞洛蒂看向她的眼睛，看著她的瞳孔轉為紅色並向外擴散，把白色的部分吞噬。

琳恩沒辦法回話。而且對她而言也無話可說了。

綁在琳恩脖子上的高貴藍金色領巾已經被血汗弄髒得無法辨識。亞洛蒂慢慢地為她解開領巾，繞過自己的頭把它綁在脖子上蓋住傷疤。這是屬於她的紀念品。

她回看向薩伯狄亞。不是帶著疑問。而是決絕。他把長槍交給她。

亞洛蒂把長槍對準琳恩的心臟。等待著某種反應。等著看到琳恩眼中的信任。好在她什麼都沒看到。

信任。

她閉上眼任憑本能的驅使。

